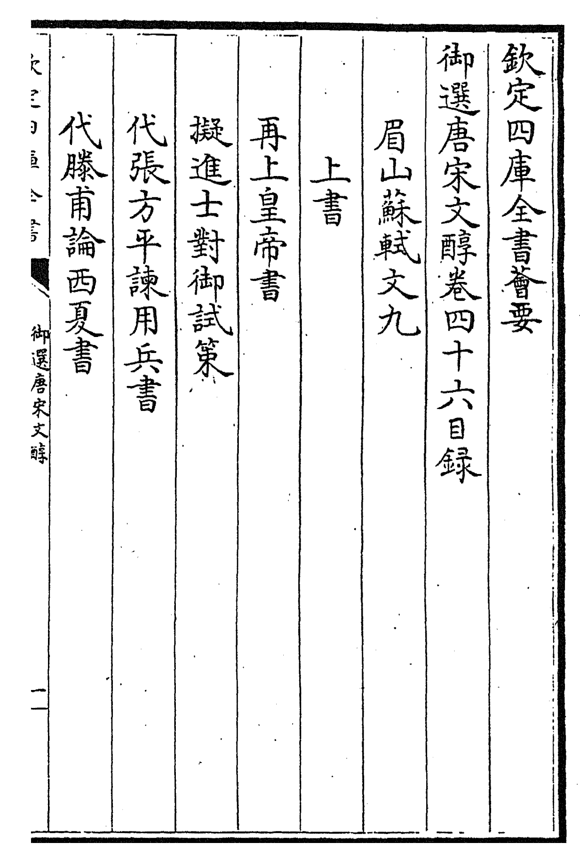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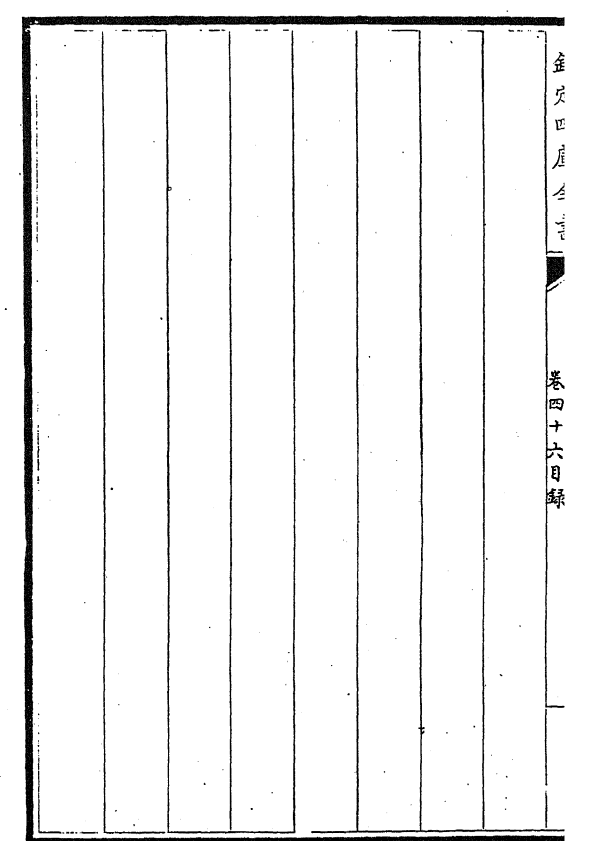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六目録

眉山蘇軾文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六

眉山蘇軾文九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

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来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来所行新

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惷不識忌諱嚮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

逃垢穢惟恐不脱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于旬
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令
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
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
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
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
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

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廹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

始怨矣內則不取謀于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摇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

法令一行則士各懐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収板蕩止土崩乎去歳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

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
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
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
禁廼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
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户後必難收
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
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
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

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凉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于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于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壊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

偷安懷禄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寛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所損者府庫如疴癢之在皮膚聚斂之臣實傷國命則膏肓之疾也王安石以堅愎敢為之性有博聞强記周給敏捷之才用其前無千古後無萬年之意行忍鷙躁擾違天拂人之事叹名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徒相與蚤作夜

思力行不倦以成有宋一代聚斂之臣宋神宗一見竒之遂同魚水君臣戮力勵精圖治而卒至于大亂自古亂亡之國大都般樂怠敖意不在國與民而致土崩瓦解未有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蘄躋世於三代之隆不得小治乃得大亂且基禍以亡如神宗安石之竒者也大學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不綦要歟於此不明則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皆濁神宗天姿英鋭過人而未嘗學問人有言富國在節儉不在掊克者則曰豈

有天子着得破皮鞵便能富國之理不知兩漢盛時百姓殷阜至于適千里不持糧豈非弋綈大練之所致歟夫六宮弋綈大練其所留餘幾何然百姓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意四海之内競以儉相高以奢相誚則弋綈大練之所留餘被四海矣使神宗果著得破皮鞵豈能不富國奚若天子汲農夫之債息穿相奪販豎之竒嬴至今為笑哉新法既行司馬光力争不得辭樞密副使不拜乞外乃出知永興軍到官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

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占固權寵嘗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顥覩

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絶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月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

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禄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禄位為妻子計包羞忍耻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茍或不然是為竊盜臣雖無似不忍身為竊盜今陛下惟安石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愚則愚是則是非則

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詰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罪同范鎮則乞依例致仕若罪浮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光極諫如此而神宗卒不悟信用安石愈深以致海内蕭然生靈塗炭光所言軾上書指陳其失者即此二書也其後安石捃摭軾罪不得乃以詩句為謗訕繫御史臺獄幾死矣

祖御評
指陳時事逐節
條對透徹了當
不冗不支

擬進士對御試策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

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謟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

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壊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

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
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
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
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
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
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
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

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

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
茍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
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
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
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
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
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邉鄙大
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

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

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鈌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

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徵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

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

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

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于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于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

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埽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

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

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于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

而輙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捄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茍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

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于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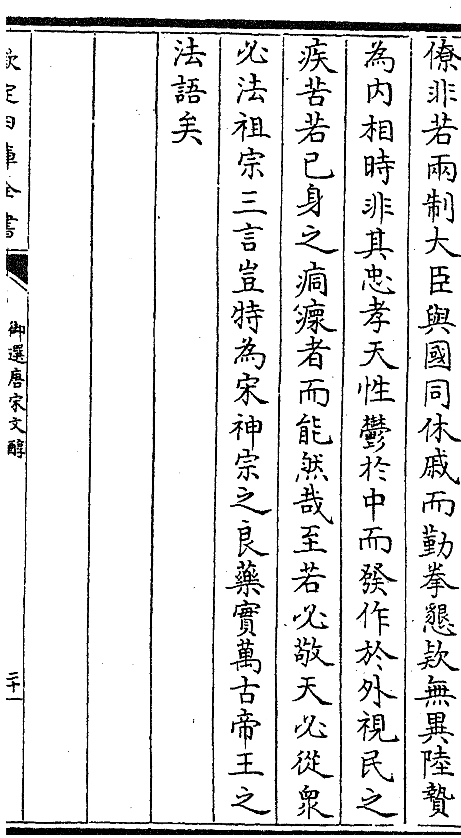
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陀之方其異于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闒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盖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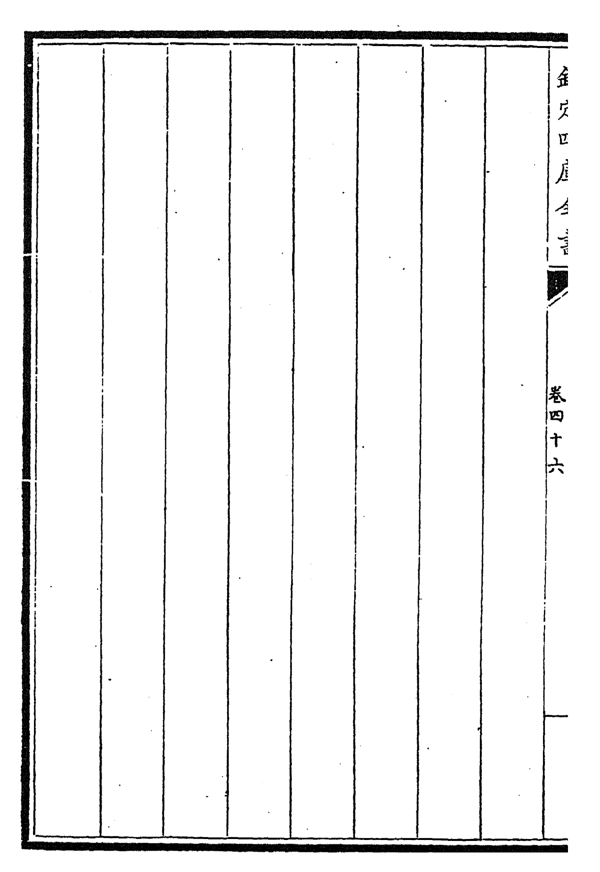
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

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

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軾兩上書言新法不便不見省復擬進士對策上之以


翼神宗之一悟考其時軾官權開封府推官耳踈遠下僚非若兩制大臣與國同休戚而勤拳懇欵無異陸贄為内相時非其忠孝天性鬱於中而發作於外視民之疾苦若己身之痌瘝者而能然哉至若必敬天必從衆必法祖宗三言豈特為宋神宗之良藥實萬古帝王之法語矣



祖御評識解既超則措語自然警動行文自然高卓至其疎宕俊邁之氣磅礴筆端真奇才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

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中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相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盖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

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
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
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
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
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
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

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
敵尤善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
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
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
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
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
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
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

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

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邉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

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于熈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

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饈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来公私窘乏之内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

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歛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

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絶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經變既多則慮

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儒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于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鋭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于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

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
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
而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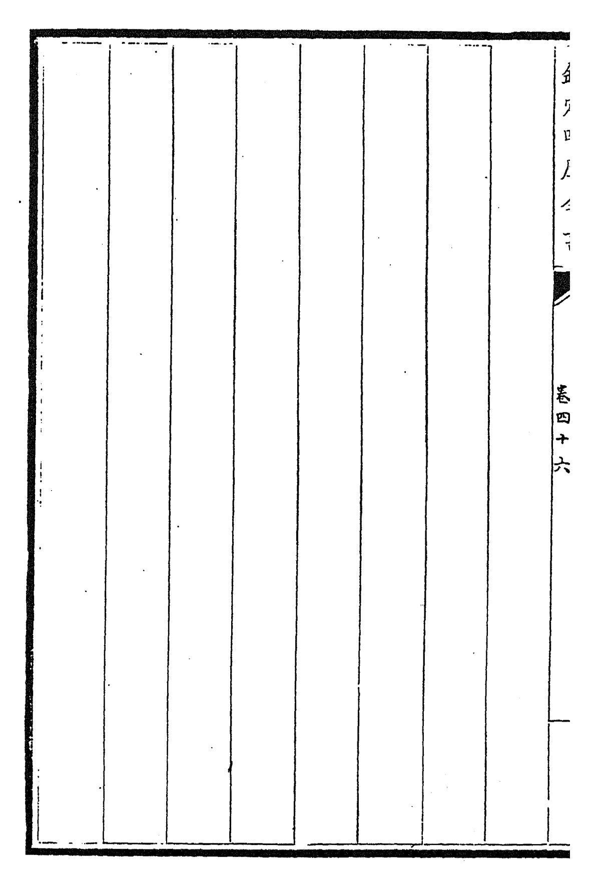
有宋三百年第一篇文字其云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
知者凱旋奏捷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
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
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刳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此百餘言直可上配六經特再錄之於文後以為警心怵目之觀

黄震曰歷序神廟朝用兵次第其言哀痛切至真可為萬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生事者之戒

楊慎曰古之諫用兵只説不勝之害務以避害而趨

利此書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況以當今時事天時
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
張英曰伉爽淋漓命意圓湛而體格端重詞氣豐裕
公文之似陸宣公者
勵杜訥曰歷述當日情事淋漓痛切利害較然一往
波折纏綿尤見老成謀國惓惓無已之心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

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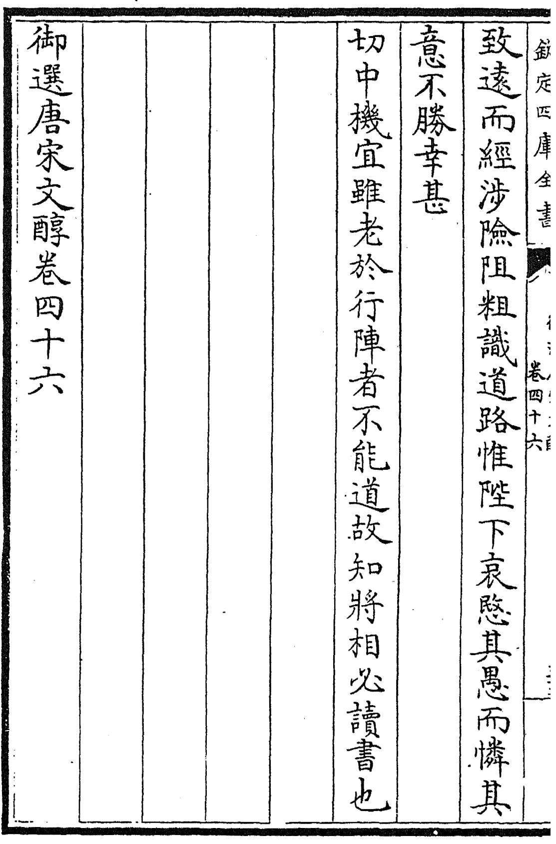
眾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于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

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畫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吳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

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擴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

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内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

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



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切中機宜雖老於行陣者不能道故知將相必讀書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蔣寛

校對官學正臣呉垣

謄録舉人臣蔣傳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七 四十八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七目録

眉山蘇軾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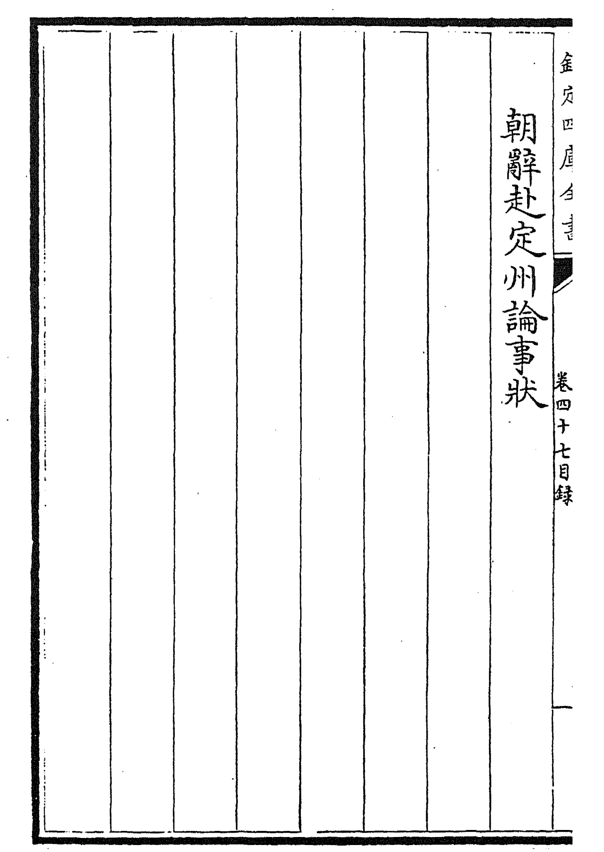
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論浙西災傷第一狀

論積欠狀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七

眉山蘇軾文十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熈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輙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

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

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

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嘗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

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茍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强刦民財者法如何曰亂之漸也殺無赦緩之致亂被殺者必多折其萌芽是殺以止殺也仁也因饑而成盜

所盜不過㪷米斛麥而聚衆每百十人則盡殺之乎曰是所爲沒其文于法而經生得以引經斷之者也不盜則飢死盜則法死法不加於待死之飢民也明矣且有任其咎者天災流行何國蔑有吏蚤上聞而爲之備不飢飢而有備救之得其法仍不飢至于飢而吏之罪大矣尚不焦頭爛額以出之於水火致使羣聚以刦乎羣聚以刦猶不亟翦其渠魁以散其勢而使之延刦乎是故救死之盜可貸致盜之吏可誅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刋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熈寧之事是也熈寧之災傷本緣

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覩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税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税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

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

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于今日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

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蚪至八九十自
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
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
初蚪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
糶災傷之勢恐甚于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
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
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
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

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客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筏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

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充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熈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

常平米見在絶數少熈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来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来年出糶今来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来年青黄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

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
陛下備録臣奏行下户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
司疾早相度来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飢
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
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
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
各具保明来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縁令来
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

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

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朱子嘗曰救荒之術在備之未荒之前若至已荒更有何策至哉言也後世司牧斯民者哀鴻遍野尚欲壅於

上聞能如軾之未雨綢繆憯怛忠愛為民請命乎此則文之醇乎醇而可為世法者佳文豈在聲調格律之工哉

論積欠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兹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荀寛政無宅疾苦

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

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悦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虚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寛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

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虚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戸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

下赤子而皆為奸吏食邑户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户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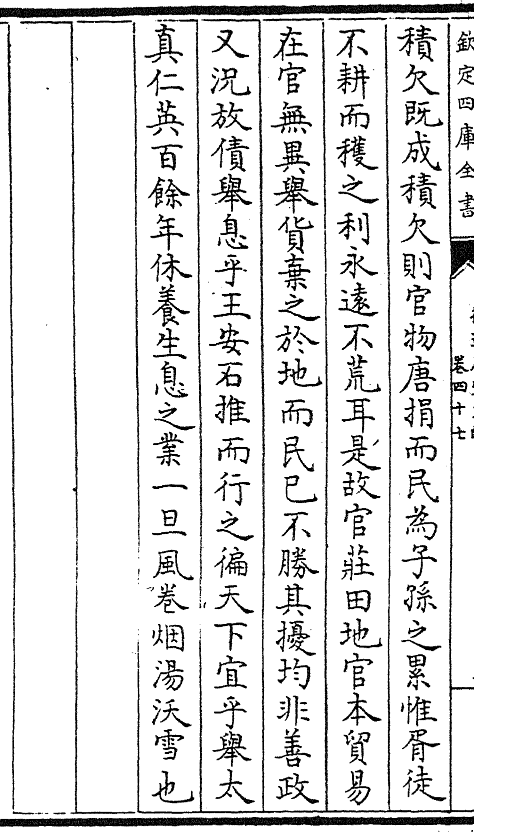
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

大率皆然矣臣自頼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

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撿察本州積欠為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于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于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宋自青苗市易等法行民無不欠官物者一二十年間

溥天之下莫不入於湯火矣觀軾此狀歷歷可覩可為流涕王安石之罪信上通于天也古者農自農而商自商非惟正之供官府勿與交財賄焉子產之語載在春秋匪特立政之體宜爾也葢市道必不可行於官與民夫細民之競利在錐刀之末賴積微以成鉅弗躬弗親往往乾沒今官一而民萬其必不可以躬親也明矣非胥徒是任其奚任出納既由胥徒則民之所靡十已七八而官之所入尚無二三此必然之理也久之則皆成



積欠既成積欠則官物唐捐而民為子孫之累惟胥徒不耕而穫之利永遠不荒耳是故官莊田地官本貿易在官無異舉貨棄之於地而民已不勝其擾均非善政又況放債舉息乎王安石推而行之徧天下宜乎舉太真仁英百餘年休養生息之業一旦風卷烟湯沃雪也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制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

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御史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

是歳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歳失四萬貫也

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歳寛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

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

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

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

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

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

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

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内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

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㫖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剥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税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茍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

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
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
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
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
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
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絶
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
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

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剝得糧綱稅錢一千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㪷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㪷子仍只

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别行名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决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寛剩斗面决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

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来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碍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為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

務官吏為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税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敇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剥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發

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栰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内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

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
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
罪至京下鏁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
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
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
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唱貌
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為家既免拆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擱無由乞取然梢工自領赴務量納税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减于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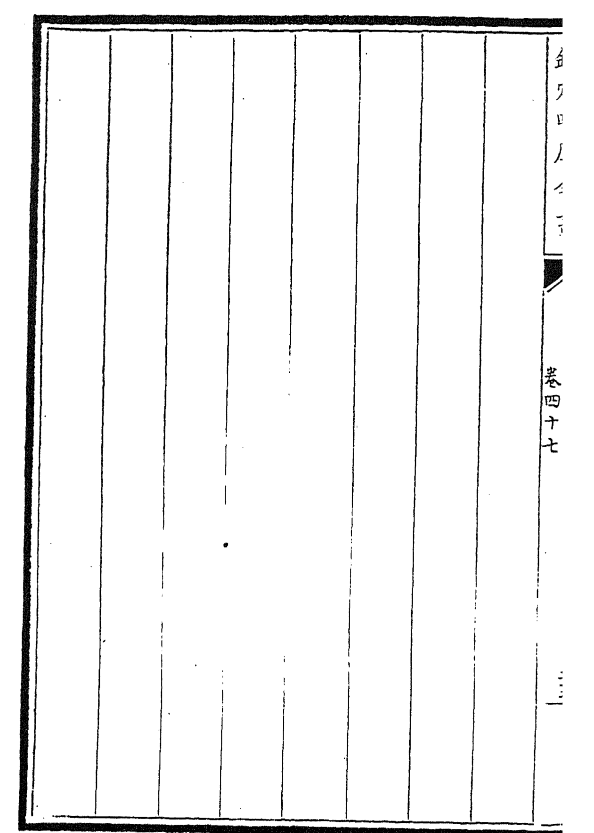
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盖祖宗以来通許綱運
攬載物貨既免征税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
失商税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
陰收其利數年以来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税務
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
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来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
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
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

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司財用者不可不讀此文又嘗論之士庶之家侈費過度必子孫貧困然貧困之後往往仍有賢子孫復興惟慳吝積財者平生無甚過惡而每多斬焉無祀或為子孫所破敗灰飛煙滅天之報施何必如是深思其由蓋財者人之所以養生也而其

相流轉於天地之間者止有此數豐於此即嗇於彼故侈費過度者在其人則為奢縱而其散之天地間者必有不知誰何之人獲被其養者矣唯納而不出則身雖未嘗享其用而使養生之具積而不流則亦必有不知誰何之人不得被其養者其造既在于無形也士庶所及者至隘而猶如是況人君以天下為一家林林總總皆所宜養而可錙銖較量浚剝徵求使天地所以養人之生者不能養人或轉因之而害人之生豈非師曠所

爲棄天地之性者哉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

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没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

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嘗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為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顔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于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

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
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
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
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無利害而
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
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
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

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先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以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于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

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
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
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
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
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
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
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
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

施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

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按本傳云哲宗八年宣仁皇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端明殿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云嘗觀宣仁后臨朝盡革神宗時弊政千古稱女中堯舜而當時憸壬小人挾子不當改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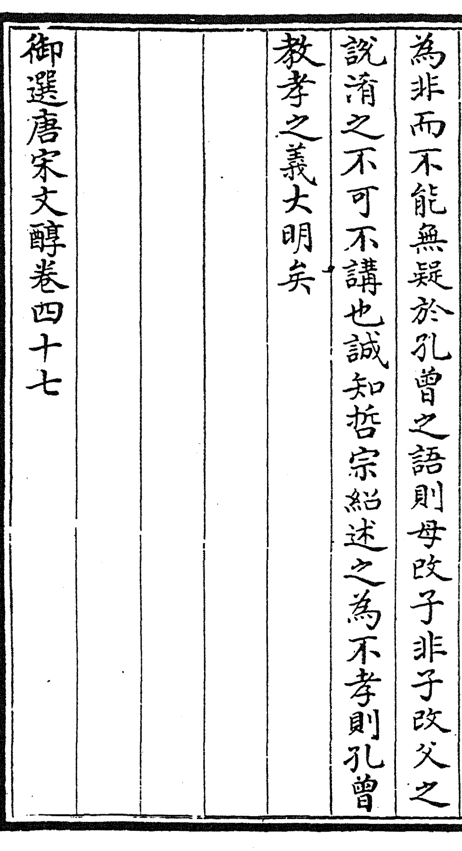
之政之說以煽動哲宗其時諸賢亦止以宣仁所定為母改子非哲宗子改父為辭而未能究極其理也如子不可改父則宣仁臨朝雖曰母改子而哲宗嗣服究是子改父無異掩耳盜鈴矣孑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熙寧大臣動稱紹述用孔曾斯語以為據依而不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所為侮聖人之言也夫道也者猶路也九達之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可之焉然而父

自東者子三年不敢自西不忘親也孟獻子之臣當無
壬人矣孟獻子之政當無粃政矣孟莊子當日豈無為
之臣者孟莊子為政豈無別出之見可措諸施行者然
孟莊子唯父之舊臣是用唯父之舊政是循不忘親也
故曰是難能也凡若此者皆父之所為合于道道在兩
可必從其父之所可於天下無所損益也而有餘孝焉
聖賢所深許也若其獲罪于天與民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人皆知其非道而曰父之道也改必待三年曰父

之臣也將卒用之以行父之政則易不當云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矣父在猶有幾諫之文諍子之義父沒則其哀痛迫切以速蓋其愆者當何如而曰吾將紹述焉是揚父之惡而世濟其凶也乃曰孔曾有明訓豈非侮孔曾之言哉孔子繫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夫人之所以為人以有父子之親也而所以有父子之親者亦以其為人人也者性為之非欲為之也雖桀紂之惡桀紂之欲也非其性也桀紂既死則其欲堙滅而無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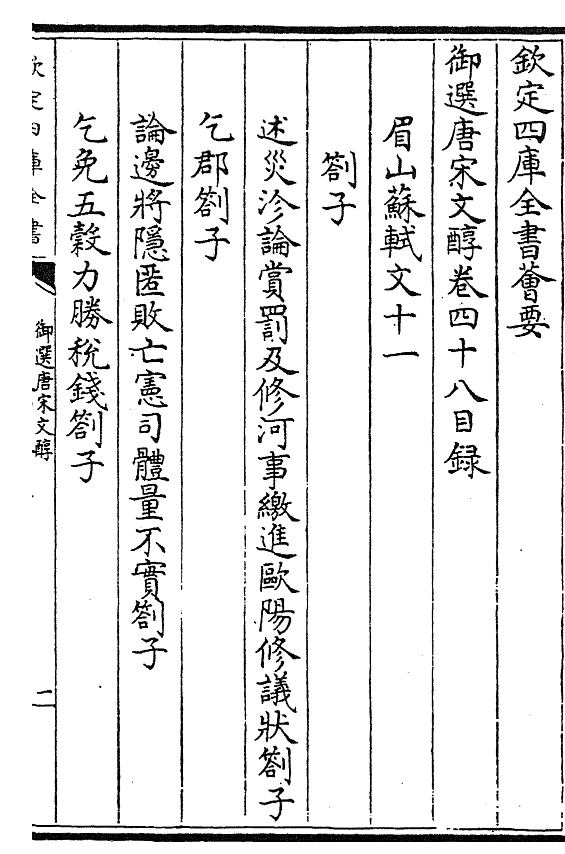
其性則死而不亡使武庚禄父能幹其蠱反其政而安天下之民亦不得不謂之意承考盖謂桀紂之性惡不得也則謂桀紂之無此意亦不得也況乎宋神宗者實有振厲奮發追踪前古之意特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為羣小之所愚以致於敗晚乃悔之而氣拘物蔽吝於改過不能自克原其本意豈欲民生之流離軍旅之敗沒哉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人之志立人達人之志也人之事立人達人之事也是以不曰父

之志與事謂其嫌於從欲也使以從欲為繼述則非所為人之志與事矣且守而不變誰其不能而又何謂善哉天有四時春秋冬夏其代謝者猶父子之義也春謝而夏代夏猶春之子也而易溫為暑夏謝而秋代秋猶夏之子也而易暑為凉使四時執而不變則生物盡矣況乎五緯愆而六氣易而欲執其愆且易者以為常曰吾以紹述也豈孔曾之教然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然則前事之有疑即後事之惑也學必講而後



明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人皆知哲宗紹述之為非而不能無疑於孔曾之語則毋改子非子改父之說淆之不可不講也誠知哲宗紹述之為不孝則孔曾教孝之義大明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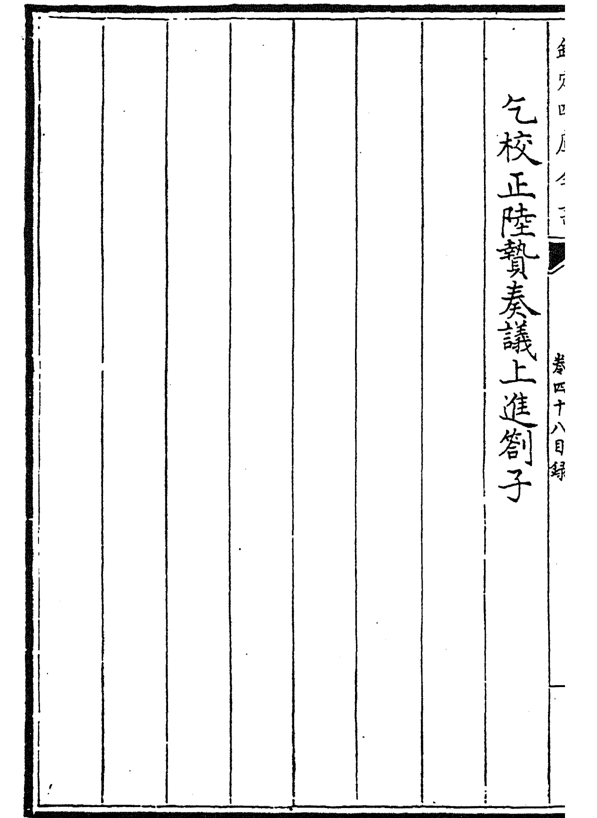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八目録

眉山蘇軾文十一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八

眉山蘇軾文十一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

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埀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

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淩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熈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

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搆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

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致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

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
情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
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
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
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黄河自
天禧以来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熈寧中
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吴先帝聖
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乆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

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

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椿料便令計置令来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

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令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設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横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

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為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輙繕寫進呈自祖宗以来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虚日今自垂簾以来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

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此軾邇英殿進讀祖宗寶訓因而陳所事退而書其所奏以進本傳具識之其懇款肫誠可為千古侍從臣法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容則失臣臣不容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

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

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為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名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

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
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
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
罪欲使臣橈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
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
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其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
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
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

下深居法宫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刭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

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羞寛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拓寛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

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名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嘗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

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葢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内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劉克莊跋此乞郡奏稿曰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

時小人所忌盖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怨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

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
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厩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
病薾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
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
殿庭親加督視民之與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
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
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
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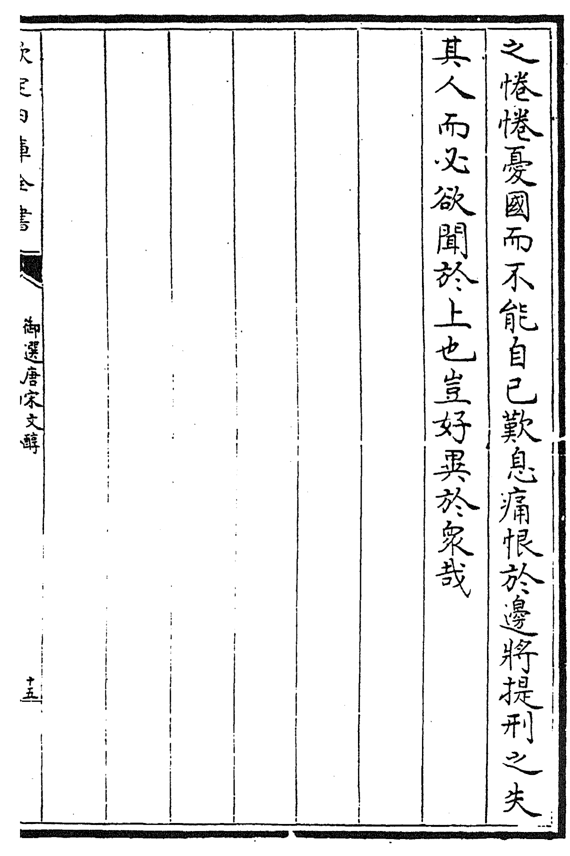
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吴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没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賊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

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絶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

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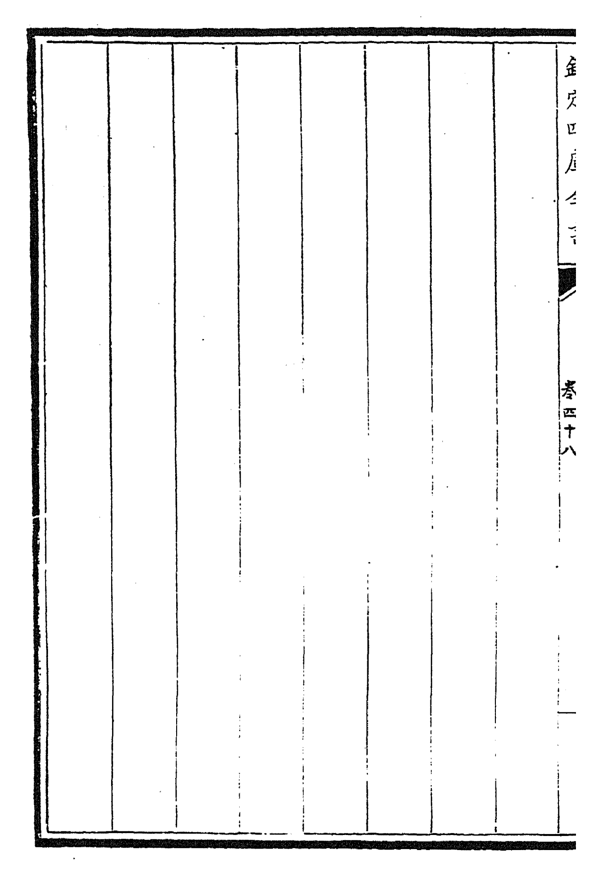
上下交則為泰是故隔絶欺蔽最為亂階上下所以隔絶者中有欺蔽之臣也事無巨細未有欺蔽而不為害者若夫盜賊殺掠戰陣勝負乃國命所繫其為害尤大而欺蔽尤易生其為欺蔽尤易行何也事干封疆大小官吏必交項抵蹠以救其死不使上聞其謀之者衆也內外之間大臣必有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煬之者固也是以欺蔽易生戰陣之事必在倉卒之間白刃所

接如電光石火過則無形唯憑口說耳身在陣中者猶且言人人殊豈有籍之可稽圖之可指哉是以欺蔽易行以易行之事遇力行之衆則以敗為功以功為敗以民為賊以賊為民五色倉黃莫可究詰矣甚者全軍覆沒連城失守而捷書日至然而當處被難之民無不知之者也於是千載而下傳之為笑志士仁人聞之而涕矣地處邊徼益難周知民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勢窮死迫化為盜賊馴而致之何所不有吁足畏也哉



之惓惓憂國而不能自已歎息痛恨於邊將提刑之失

其人而必欲聞於上也豈好異於衆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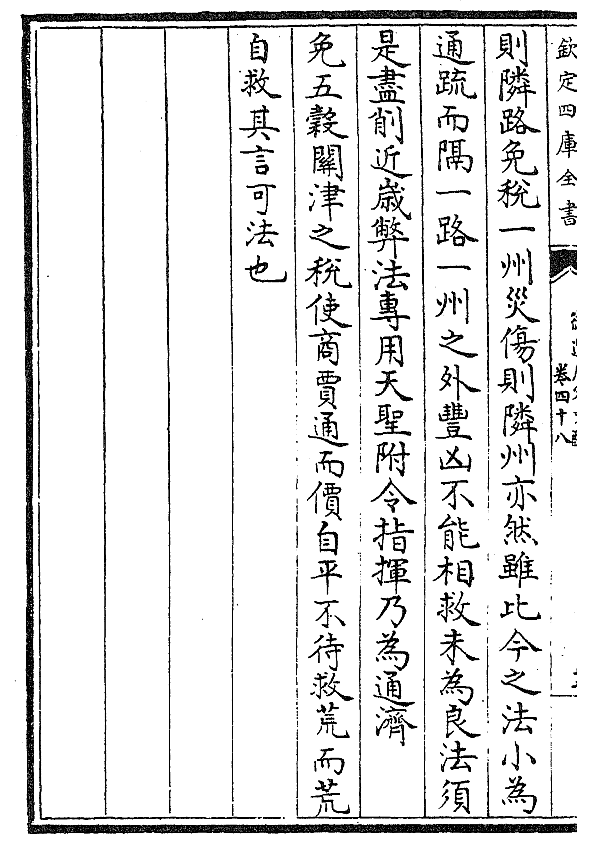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錢自

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

救蘇湖之民盖百餘萬石又計糴来水脚官費不貲而
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産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
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
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
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
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
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来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
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



則隣路免税一州災傷則隣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為通疏而隅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免五穀關津之税使商賈通而價自平不待救荒而荒自救其言可法也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踈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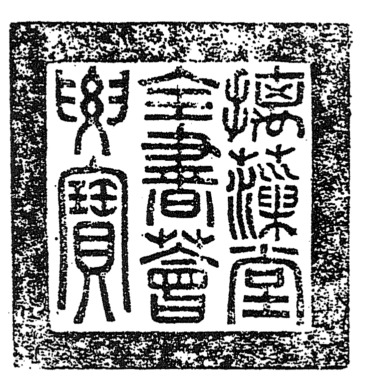
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

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

繕寫進呈顧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駢儷之體而與古為化者此文與韓愈代裴度讓官表為甲觀矣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旨哉言乎為君者知此不憂無臣為臣者知此不憂無友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蔣　寛

校對官學正臣吳　垣

謄録舉人臣蔣傳馨